

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5539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55397

出版时间：2006-10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张洁

页数：20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### 内容概要

张洁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度过了几十年坎坷的岁月。

最困难的时候，母亲甚至上街卖冰棍贴补家用。

后来家境好转，张洁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。

不想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，母亲丢下张洁，离开了人世。

“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，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”！母亲去后，张洁大病。

一年多痛苦挣扎，几度命运捉弄，她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，“了了一份心债”。

她追念最后的日子，柔韧宽仁的母亲对女儿的顺从、依赖、忍让，刚强率真的女儿对母亲的体贴、埋怨、痛悔……所有的磕碰、琐碎、缠绵，一夜之间都不复存在，只有这些椎心泣血的文字，诉说着永远的母女之情。

## 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### 作者简介

张洁，当代女作家。  
原籍辽宁，生于北京，读小学和中学时爱好音乐和文艺。  
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，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。  
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，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  
翌年加入中国作协。  
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，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。  
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。  
著有作品集《张洁小说剧本选》，小说散文集《爱是不能忘记的》、《方舟》，小说集《祖母绿》，  
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（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，曾被译成德、英、法、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）

## &lt;&lt;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九九一年七月底，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，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。好像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不行了，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。

而妈可能早有预感。

妈去世后，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，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，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。

妈去拿笔记本，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。

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：“我拿笔记本干吗？”晓梅说：“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？”就是这次，妈伤感地对晓梅说：“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

”晓梅说，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，但她从未介意，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。

可是这次，妈再这样说的时候，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

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型肝炎以后，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，检查她的肝、脾、肠、子宫等等，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，一定能活到一百岁。

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，我想她活到九十岁、九十五岁，是不成问题的。

我这样盲目地乐观，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、太不需要我的关照，什么事都自己做。

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型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，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：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，还给我熬中药呢；就连胡容都看出，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，妈老了一大截。

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型肝炎后，又明显地老了一截。

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，我对她的关心，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？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、欢愉了我，从而也麻痹了我。

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，以致我大意失荆州。

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。

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，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，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，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，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

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，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，其于心、肺、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。

以我的智力，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，然而我却没有想到。

我算是大不孝了。

妈年事渐高以后，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，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，或游走异国他乡、或应酬交际、或忙于写作、或去陪伴我的先生……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

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，可这还有什么用呢？在她老迈力衰，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，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，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。

听小阿姨说，她不断地说：“张洁快回来了，张洁快回来了。

”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。

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，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，她老是说：“没事，挺好的。

”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，急迫地念叨着：“张洁要是在就好了，张洁要是在就好了。

”而我却远在大庆。

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，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。

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，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，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。

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，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，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。

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。

一到家就发现，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。

走起路来磕磕绊绊，举步维艰，两只脚掌嚓嚓地磨蹭着地面。

裤带也常常忘了系，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。

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。

## 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可我还是想不到，或不愿意那么想：妈是不行了。

我还以为，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。

我说：“妈，您怎么这样走路？好好走。

”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，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？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，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？我心里越是发紧，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：“妈，好好走。

”妈就抵赖、隐瞒、解释着，说她脚底疼，或是鞋不合适，或是刚睡起来、刚坐起来，腿脚还没活动开……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，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，也蒙混她自己——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。

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。

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，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——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，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所以妈的抵赖、隐瞒、解释里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。

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，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，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，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、挣扎，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。

妈的两只眼睛，总是老泪凄凄的。

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，妈的视力不好，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。

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。

我们不懂，不懂也没问个明白，为什么十几年过去，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，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？有两次胡容来看妈，恰好我不在家。

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，问道：“你找谁呀？”胡容说：“姥姥，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”妈说：“哎呀，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。

”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。

妈常说，有时能看见两个我，有时半夜醒来，老看见屋子里有人，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。

“刚开始我还挺害怕，后来就习惯了。

”妈说。

现在，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，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，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，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。

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。

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，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。

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，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，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，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，压迫视神经有关？如果那样，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，我现在还有妈。

P1-8

## 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### 编辑推荐

世界上最疼你的人是谁？

母亲这个名词也许很难有人代替。

当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，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。

张洁把自己和母亲的最后的回忆写成了此书。

书中的照片，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、母女的故事，以及母亲、女儿、外孙女的故事。

这是对母亲去世的最沉重的悼念；这是对母爱凄婉、深长的颂歌；十几万字、七十几幅图片，详尽记录了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八十多个日夜；很少有这样刻骨铭心的长篇自述；它讲述的是生命、爱和灵魂的故事。

书中的照片，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、母女的故事，以及母亲、女儿、外孙女的故事。

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封面为张洁亲自设计。

流泪的老鸟和小鸟，是张洁初学油画时的习作。

<<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